

XIAGUSHIXIN

侯骨诗心  
丛 书

梁羽生 著

# 笔·剑·书

梁羽生散文选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 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XIAGUSHIXIN

心诗骨  
书丛侯

梁羽生  
著

笔  
剑  
书

梁羽生散文选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笔·剑·书/梁羽生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

(侠骨诗心丛书)

ISBN 7-5306-3210-8

I. 笔… II. 梁…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9915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mailto: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滨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75 插页 3 字数 151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6001—10000 册

定价:13.00 元





梁羽生，本名陈文统，1922年生于广西蒙山的一个书香门第，自幼写诗填词，家传深厚。抗战胜利后，就读于广州岭南大学，学习国际经济，1949年定居香港，供职于《大公报》。他的武侠小说脍炙人口，代表作有：《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萍踪侠影录》、《冰河洗剑录》等。此外，他还撰写了大量的随笔、评论和棋话。梁羽生现移居澳大利亚，潜心于历史研究。《笔·剑·书》最早以专栏形式发表在新加坡的《星洲日报》，此次是在内地首次结集出版。

## 开场白(代序)

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与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合作,在台湾印行我全部作品的修订定稿,读者的反应令人感动。

我本来是从事文史工作的,以偶然的因缘,写上武侠小说,不知不觉,在刀光剑影之中,已是浪费了将近三十年的光阴了。多年前我曾借用龚自珍的一首诗:

少小无端爱令名,也无学术误苍生,  
白云一笑懒如此,忽遇天风吹便行。

答复一位对我期望甚深的朋友。最近我想“铜盆洗手”(没有钱买金盆,所以只能用铜盆),“闭门封刀”,他也集了龚自珍两句诗给我:

且莫空山听雨去,江湖侠骨恐无多。

劝我不要“封刀”。

但对写武侠小说，我实在有点疲倦了，为酬朋友雅意，多写两年，无论如何，在我写满三十周年（一九八三）的时候，我一定要“封刀”的了。

我是比较喜欢写“随笔”一类文字的，不拘内容，不论格式，说得好听是“谈古论今”，其实则是“东拉西扯”。有兴趣有材料就写，没有就不写。五十年代中期，我曾和百剑堂主、金庸二人，在一张报纸上合写“三剑楼随笔”专栏，后来出了单行本。这个专栏，其后因“各奔前程”而结束，但我还是相当怀念这个专栏的。事有凑巧，一九七九年十月《星洲日报》董事经理兼总编辑黄溢华兄来香港，和我谈起，说是《星洲日报》也希望有这样一个专栏。溢华兄是我多年老友，老友有命不敢违，只好再为冯妇。

武侠世界常有“论剑”之举，我写的不是武侠小说，这“剑”当然不是剑客之剑，而是文坛上的“剑”。论文坛之“剑”，少不免要涉及“书”，我写的这个专栏是以谈论作家及其作品为主而旁及其他的。成语有“刀笔”一辞，但其含义则是贬多于褒的。我的文字绝不配成为“刀笔”，也不想成为“刀笔”。加上一个“笔”字和“剑”相连，不过是表示我这枝笔写的大多是和“剑”有关罢了。这就算是开场白吧。

## 目 录

开场白(代序) .....	( 1 )
魔女三现 怀沧海楼 .....	( 1 )
李榕的黄山想象诗 .....	( 5 )
敢夸裙带曳三洲 .....	( 7 )
章士钊的南游诗 .....	( 9 )
陶铸宴章士钊的故事 .....	( 12 )
章士钊赠陈寅恪诗 .....	( 16 )
史学大师陈寅恪 .....	( 19 )
杂写金应熙 .....	( 25 )
盐都卖到咁多钱 .....	( 30 )
你若九十七岁死 .....	( 32 )
招子庸的粤讴 .....	( 34 )
卅年事屈指堪惊 .....	( 36 )
“四堂”之后有选堂 .....	( 38 )
饶宗颐的诗词 .....	( 40 )



榜眼变探花 .....	(42)
两个刘春霖与蒋春霖 .....	(44)
噢,夏梦,夏梦! .....	(46)
刘郎百看夏梦 .....	(48)
唐大郎的“绝唱” .....	(50)
一春尘梦温犹在 .....	(52)
王辛笛诗悼刘郎 .....	(54)
杂记聂绀弩 .....	(57)
聂绀弩重会萧军 .....	(65)
从萧军想到萧红 .....	(67)
浅水湾头浪未平 .....	(69)
萧红墓的迁葬 .....	(71)
记刘芑如 .....	(73)
郑振铎与商务 .....	(77)
莎翁诗中译趣谈 .....	(80)
梁宗岱与《水仙辞》 .....	(82)
水仙花情意综 .....	(84)
中国的“水仙辞” .....	(86)
众神默默听回声 .....	(89)
打上帝的耳光 .....	(91)
安徒生的童话 .....	(93)
梦境是一片胡言? .....	(95)
梦谶的解释 .....	(97)
杂谈元旦诗 .....	(99)
两面派怎比拗相公 .....	(101)
罢官容易折腰难 .....	(103)

扭臂栽头喷气舞·····	(105)
愿天下都乐·····	(107)
赵丹画·邓拓诗·····	(109)
胡风的“和陶”诗·····	(111)
小谈王力·····	(114)
此王力非彼王力·····	(116)
大字报禁闭容庚·····	(118)
说梦古今情·····	(120)
红楼缥缈无灵气·····	(122)
俞平伯论词·····	(124)
“红学”名家周汝昌·····	(126)
周拟曹诗的趣事·····	(128)
另一“昌”吴世昌·····	(130)
吴世昌考证雀金裘·····	(132)
挑曹雪芹的错·····	(134)
冯其庸与陈毓罍·····	(136)
杨振宁讲爱因斯坦·····	(138)
李政道讲《西游记》·····	(140)
杨振宁的父亲·····	(142)
杨振宁论诗及其他·····	(144)
原子物理学家的诗·····	(147)
吴健雄与袁家骝·····	(151)
莫到琼楼最上层·····	(153)
棋盘上的皇帝·····	(155)
棋盘上的兵马·····	(157)
杨绛的《干校六记》·····	(159)

钱锺书的幽默·····	(161)
《围城》·记愧·期待·····	(163)
杨绛的《玉人》·····	(165)
李慧娘·胡芝风·孟超·····	(168)
《红梅阁》和贾似道·····	(170)
《北齐》诗与《哀沈阳》·····	(172)
马君武与小金凤·····	(174)
胡蝶曲·····	(176)
从瘦金体谈到赵佶·····	(179)
最幸运的末代皇帝·····	(181)
“万岁”从来多短命·····	(183)
“圣明”天子半庸才·····	(185)
想起《论语》的故事·····	(187)
何其芳的旧体诗·····	(189)
杜运燮和他的诗·····	(191)
古文字研究的交流·····	(196)
于右任的一首词·····	(198)
于右任的诗·····	(200)
红线女演出的新“王昭君”·····	(202)

## 魔女三现 怀沧海楼

“一剑西来，千岩拱列，魔影纵横。是魔非魔？非魔是魔？要待江湖后世评！”这是我在《白发魔女传》中写的“题词”。在我的想象中，白发魔女是来去如风，在群峰之中出没的“神奇女侠”，但她并不是“神”，所谓“神奇”，只是由于她在旁人眼中那种“超凡”的本领，只是由于她被某些人所不能理解的特殊强烈的性格。

这样的“奇女子”，倘若没有雄奇的名山来供给她做活动的场所，恐怕就会减少她的魅力了吧？

当然这只是我的构思，但值得庆幸的是，我这个“构思”如今已经成为事实。

长城公司的《白发魔女传》是在黄山拍摄的！

古人有个说法：“黄山归来不看岳”，把黄山的位置放在五岳之上，可见这座名山的享誉之隆。黄山的云海、奇松、怪石、飞瀑……这种种罕见的景物，不正是足以衬托出这位罕见的魔女吗？

“魔女”的导演张鑫炎是曾经和我合作过多次的朋友，《云海玉弓缘》、《侠骨丹心》，都曾有过令人满意的成绩，对这部更具特色的《白发魔女传》，我是有信心他能更上层楼的。

在我写的武侠小说中,这部小说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部,也是被改编得最多的一部。曾先后改编成粤语电影、国语电影和长达四十集的电视剧。

第一个“白发魔女”是罗艳卿,说起来已是廿三年前的事了。一九五七年,李化的峨嵋公司首次将我这部小说改编成粤语电影,由于卖座成绩不错,先后拍了三集,都是由罗艳卿担任主角。

第二个“白发魔女”是李丽丽,她是佳视制作的同名电视剧的女主角。

现在这部正在香港上映的《白发魔女传》,是由长城当家女旦鲍起静担纲的,她是第三个“白发魔女”。

魔女三现,各擅胜场。作为小说的原著人,我是十分高兴看到“新魔女”的出现的。

但在喜悦之中,我也有一些伤感。伤感的是,一位很喜欢这部小说的老词人,他也是一位令我获益不浅的老前辈,如今却已做了古人,看不到这部电影了。

这位老词人就是以《沧海楼词》名闻于世的刘伯端(景唐)。

记得正是《白发魔女传》的粤语电影开始拍摄那年,那时我和刘老尚未相识,他读了《白发魔女传》,特地写了一首《踏莎行》,托百剑堂主送给我。这首词已收入他的《沧海楼词钞》,并有题记,不过“词钞”中有几个字和他写给我的原稿不同,现在我照原稿录下:

### 踏 莎 行

(题梁羽生说部《白发魔女传》,传中夹叙铁珊瑚事,尤为哀艳可歌,故并及之。)

家国飘零，江山轻别，英雄儿女真双绝，  
玉箫吹到断肠时，眼中有泪都成血。

郎意难坚，依情自热，红颜未老头先雪。  
想君亦是过来人，笔端如灿莲花舌。

这首词可说是我这部小说最好的“诠释”，小说的故事梗概、人物性格和悲剧的症结所在他都写出来了，令我不能不兴知己之感。他写这首词的时候，已经是七十多岁的高龄，这份热心，尤其令我感动。

过后几天，他约我在“大三元”酒家会面，选择这间酒家，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年老，怕冷气，而在著名酒家中，这间酒家当时是还未装有冷气的。令我惊奇的是，他谈起我小说中的诗词，竟能一字不漏地背出来。他的词是严于格律的，在他的《沧海楼词钞》自序中，他曾说，他对格律，“虽苦其束缚”，“然又病近词家之漫不叶律者，故一调之中，如古人平仄互用，则宽其限制，至若孤调之无可假借，亦不敢稍有出入，此余之志也。”而我的词是但凭兴之所至，胡乱填的，恐怕比他所“病”的那些“近代词家”，更加“漫不叶律”。他和我讨论我的诗词，当时实在是令我有点惴惴不安。心想不知要有多少毛病，给他挑出来了。但另一方面，我又怕他只是和我客气，不肯挑我的毛病，那岂不是令我如入宝山空手回？结果又是颇出我意料之外，他对我竟似“一见如故”，并不因为和我初次相识而对我一味客气，但也不如我担心那样，因为我和他词风不同，“漫不叶律”，弹得我一无是处。他一方面指出我某一首词的某一个字不叶音律，但也“有弹有赞”，我那些胡乱填写的词竟也颇获他的好评。我学词不成，正

是需要这样一位精通词学的长辈指点，但他的谬加赞赏则还是令我汗颜的。在那次谈话中，他也和我详论了“才气”和“格律”似矛盾实不矛盾的道理，令我大开茅塞。

只可惜我忙于写小说餬口，不能专心学词，那次畅谈之后，我虽然也曾到过他的家中向他请益，但一曝十寒，自问仍是并无寸进的。相识时，他已年逾古稀，过后几年，他就谢世了。

## 李棧的黃山想象詩

《白髮魔女傳》雖然曾在銀幕、屏幕上一現再現，但長城公司拍的這部華語片，還是頗有特色的，第一個特色，它的外景是在黃山拍的。古人有“黃山歸來不看岳”的說法，黃山風景之佳，可想而知。第二個特色，它的插曲是由“正牌劉三姐”黃婉秋唱的。黃是大陸片《劉三姐》的女主角。

“長城”拍這部片子時，曾請前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院長李棧（棧齋）和我做顧問。可惜因天氣關係，外景隊屢受阻延，到最後可以成行時，棧齋和我又都因另外有事，不能去了。不過棧齋雖然不能“成”行，但卻“成詩”，寫成了《黃山想象詩》五首。詩前題記云：“屢阻黃山之遊，然近讀有關資料，詩興勃發，成黃山想象詩。”“想象詩”之名甚趣，古人似乎未有此類作品。今錄兩首。

### 棋石峰

（筆架山之右，岩石低出橫臥於兩峰之間者，山脊頗長，奇石甚多，習稱仙人對弈。再往右則為丞相觀棋。）

棋石天生似匠成，仙人對弈久聞名。



翛然局外旁观者，窥测赢输悟转清。

### 笔 峰

(从四面下望此峰不甚高，然气势含蓄，上生松树，如生花妙笔。)

绘天鸿笔贴云齐，百炼文锋信手提  
千古生花无梦接，群峰何忍序高低。

写景抒怀，两臻佳妙。“神游”不逊亲临矣。

他又有一首《读嘉靖新安县志》诗，是写他因神往黄山，而勤读有关黄山资料的，亦甚有趣，一并录下：

读嘉靖新安县志(志云黄山西北山势中拆，望之类太华，有小华山之称)。

蜿蜒峦势发多颠，西北中分小华(读去声)山。  
旧志新客闲里读，谁怜终夕想云还。